

## 二十一

她说她害怕老鼠，老鼠从楼板上跑过去的声音都让她害怕。她还怕蛇。这山里到处有蛇，她害怕花蛇从梁柱上吊下来，钻进她被子里，她要你紧紧抱住她，她说她害怕孤独。

她说她想听见你的声音，你的声音让她宽心。她还想把头枕在你的胳膊上，她就有了依靠。她要听你说话，继续说下去，不要间断，她就不寂寞。

她说她想听你给她讲故事，她想知道二大爷怎么霸占的被土匪从河边她家门口绑架走的那姑娘。那姑娘又怎么顺从了二大爷变成土匪头子的看家婆。后来这二大爷又怎么反而把性命送在她手上？

她说她不要听城市里来的女孩子跳河的故事，不要讲那打捞上来的一丝不挂肿胀了的尸体，她不会再想自杀，她也不要听玩龙灯踩断肋骨的故事。她在医院手术室里血见得太多。她说她想听像朱花婆这样好玩的故事，但不准讲那些残暴的事

她问你同别的姑娘有没有这样？她不是说你同别的女人做过些什么。她说的是把女孩子拐骗到山里来，她是不是第一个？你让她说，她说她哪里知道？你让她猜？她说她猜不了，还说你就是有过也不会告诉她。再说，她也不想知道，她只知道她是自愿来的，如果受骗也是自找，她说她不要求别的，此刻只要求你理解她，关心她爱护她。

她说，她说，她第一次被解开的时候，他非常粗暴，她说的不是你，是她那个男朋友，他一点也不关心她。她当时完全被动，一点要求也没有，一点也不激动。他匆匆忙忙把她裙子撩起，她一只脚始终撑在床沿地上。他特别自私，是一只公猪，就想强奸她。当然她也是自愿的。但很不舒服，他弄得她很疼。她知道会疼的，就像完成一个任务，为的是好让他爱她，娶她做妻子。

她说她同他这样的时候，没一点快乐，她看到他流在她腿上的精液就吐了。以后她每次只要闻到那气味，就止不住要吐。她说她纯粹是他泄欲的工具，她只要沾上他那东西，她对她的肉体都感到恶心。

她说这是她第一次放纵自己，第一次用自己的身体来爱一个男人。没有呕吐，她感激你，感激你给了她这种快感。她说她就要这样报复他，报复她那个男朋友，她要告诉他她也和别的男人睡觉了。一个比她大得多的男人，一个会享受她也给她享受的男人。

她说她就知道会这样，就知道她会让你进来。就知道她所有的防备都是欺骗自己。可她又为什么那样惩罚自己？为什么就不能也享受享受？她说你给了她生命，给了她希望，她要活下去，也重新有了欲望。

还说她小的时候，她家有一条狗，总喜欢用潮湿的鼻子弄醒她，有时候还跳到她床上来。她特别喜欢搂着这狗。她妈妈说，她亲生的妈妈还在世的时候，说狗身上有跳蚤，不让狗进她睡觉的房里。她有一个时候，身上老长红的疹子，她妈妈就说是狗身上的跳蚤咬的。后来城里不让养狗，趁她不在家的时候，打狗队把狗套走打死了，她还哭了，没有吃晚饭。她觉

得那时候特别善良。她不明白为什么人世间这么恶?人與人之間为什么这样缺乏同情?她说她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些?

你让她说下去。

她说她不知道怎么像开了话匣子一样，说个没完。

你说她说得很好。

她说她真想总也长不大，可又想长大，她希望被人爱，希望人都看着她，可又畏惧男人的那种眼光。她觉得男人的眼光都挺肮脏，他们看人的时候并不是看人的美貌，看的是别的什么东西。

你说你也是男人。

你是个例外，她说，你让她放心，她愿意在你怀里。

你问她你觉得你也肮脏?

别这么说，她说。她不觉得，她喜欢你。你的一切她都觉得这样亲切，她说她现在才知道什么叫生活。可她说她有时候特别恐惧，觉得生活就像无底洞。

她觉得谁也不真正爱她，没有人爱她，活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?她说她就惧怕这个。可是男人的爱都那么自私，总想占有，他们付出什么呢?

他们也付出了，你说。

那他们自己愿意。

可女人不是也同样离不开男人?你说是天意让阴阳两块磨盘合在一起，这便是人的本性，你说她不必有什么畏惧。

她说你教唆。

你问她难道不喜欢?

只要这一切都来这么自然，她说。

来了，就全身心接受，你唆使她。

啊，她说她想唱。

你问她想唱什么?

唱我同你，她说。

想唱什么就唱什么，你鼓动她放开声唱。

她要你抚摸她。

你说你要她放荡。

她要你吻她的乳头……

你吻着她了。

她说她也爱你的身体，你身上的一切都不再可怕，你要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，哦，她说她想看见你进入她的身体。

你说她成了个真正的女人。

是的，她说，一个被男人占有有了的女人，她说她不知道她胡说些什么，她说从来没有这样享受过，她说她在船上飘，不知要飘到哪里，身不由己。由它荡去，漆黑的海面上，她和你，

不，只有她自己，她并不真的害怕，只觉得特别空虚，她想死，死也是一种诱惑，她想落到海里，让黑乎乎的海水把她淹没，她需要你，你的体温，你的压迫，也是一种安慰，她问你知道吗？她特别需要！

需要男人？你诱惑她。

是的，需要男人的爱，需要被占有。她说，是的，是的，她渴望被占有，她想放纵，把什么都忘记，啊，她感激你，第一次的时候她说她有些慌张，是的，她说她要，她知道她要，可她慌张极了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她想哭，想喊叫，想在荒野里让风暴把她卷走，把她剥得光光的，让树枝条抽打得皮开肉裂，痛苦而不能自拔，让野兽来把她撕碎！她说她看见了她，那个穿黑衣服的放荡的女人，双手摸着自己的乳房，那种笑容，走路的那种姿态，扭动着胯，一个淫荡的女人，她说，你不懂，这你不懂，你什么也不懂，你这个傻瓜！